



鶴林玉露

地集上

15
1359
4



門 4 5
1359
4

克明館藏書

克明館
文庫印

鳥木正房

昭和十六年一月十一日寄
尼野實英氏贈

或曰子記事述言類以已

意懼賈僭妄之譏奈何余

曰樵夫談王童子知國余

烏乎僭若以為妄則疑以

傳疑春秋許之皆宋淳祐

辛亥四月廬陵羅大經景

鳥木正房

也書亭

綸文四日。蓋刻羅大際景
 對缺春妹。昔宋郭岳
 曰。然夫。楚王童子。映國。余
 意。對。賈。對。安。之。精。余
 地集傳。言。事。言。以。日

克明館藏書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地集

廬陵羅太經景綸

卷之一

高宗配享

紫窄衫

非孟

匹士光國

不交近習

王定國趙德麟

妬婦喻

誅讒詔

古人稱字

靜重

克明館藏書

問居交遊

卷之二

廢心用形

紅友

韓平原客

詠鷗

老瓦盆

去婦詞

楊太真

遷謫量移

隱士出山

批荅授引

物畏其天

詩用助語

存問逐客

克明館藏書

門寢龍樓

自家他家

冬至奏對

詩家論愁

經總錢

論語

本政書

元子宗子

六和塔詩

湖州生祠

參黃陵廟詩

殺人手段

詩互體

陳黃送秦少章

住山翁

奏疏貴簡

野服

而已失官

函首詩

前褒後貶

春風花草

旌忠莊山

三將

彤庭分帛

血山

五心如秤

韓范用兵

天佑忠賢

齊人歸女樂

張魏公討苗劉

贈頭陀詩

謝以用紙

卷之三

陳子衿傳

以學為詩

活處觀理

祝壽

至人

桃錦柳綿

村莊犬雞

謝昭雪表

末世風俗

五百弓火

白羊先生

東坡文

叔世官吏

宰輔久任

安樂直錢多

借助夷狄

東坡書畫

餽字文

博浪沙

詩人胸次

牒

姦錢

有若劫寨

無字

朱文公帖

畢再遇

詩犯古人

徐孺

公真子圖

責將帥

卷之四

養兵

天棘

家乘

中興十策

不死

月下傳杯

題貧樂圖

竹

雍公薦

詩興

荆公議

詩稿

功成不受賞

四老安劉

安子文自贊

釣臺詩

來蘓渡

一錢斬吏

馮三元

西山生祠

廬陵苗鹽

文章邪正

雲日對

佛本於老莊

猫捕鼠

轉丸鳴鏑

卷之五

啓運宮望祭殿

就齋詩

大臣賜家廟

古婦人

碑銘

戒更革

潘默成

諸葛武侯或陵

看核對答

初筮湯郡

柔福帝姬

鬻祠席

斬黃二守

儉約

斷決

臣諂主愚

鍼慰道人

檀弓脫句

女戒

二老相訪

漢二獻

風香

示儉

識字

萬卷百車

湯武

景不訓仰

始皇表紹

一聯八意

卷之六

郊更革

兄弟偈

烏石題名

臨事之智

雨晴詩

善帥

子家羈

中興賦聯

晏先

老馬

師子子驄

無思無為

養鷄養虎

了死生

晚唐詩人

詩疊字

應世守已

韓璜廉按

伯夷太公

擒帟尋龍

自警詩

虞賓

信美樓記

朱温丹凡

詩文反句

中興頌

長史

善曲

平家錄

國朝文獻

兩朝詩名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地集

廬陵羅大經 景綸

○高宗配享

高庙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吕頤浩趙鼎折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盖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一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吕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上書爭之。以欺專私。

三罪斥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
 動一也發儲嗣之議二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
 用吳玠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
 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上忽喻大臣曰呂頤
 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揚
 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容齋守南徐
 誠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
 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染衣濃二年不識西湖月

丁夜初聞南澗鐘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
 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
 晴在夕野花香過雨迢々沙路長兩度立朝今結
 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峯
 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
 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其冢嗣東山
 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覆義直得皂囊書
 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鍊畫何須玉帶與

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貶竄魏公宋高宗
在昇陽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于手為
之傷暨復辟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云公痕跡猶
存左次魏和伯子詩云鑾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
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
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當塗
也

○紫窄衫

宋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
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
者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
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
紫衫為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
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欄幙
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
乃日具欄幙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

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
裳蒞事憲使趙民則嘗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
肅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
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
樂夫欄幙揖毋冠裳蒞民常事也而世俗且笑之
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
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
乎

○非孟

李泰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
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
也擲筆而出臯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宋建炎中宰
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
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
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
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

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蘊醒萬世。此何可非。泰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君以王耳。昔武王代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之無君者也。泰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特見真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而附和之。則過矣。

○匹士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息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云。匹士能光國。二虜不啻隅。

○不交近有

王主癰疽瘡環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驪所以
為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贊歎杜悰
不從監軍請選娼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幸相才范
純夫為諫官東隣官宦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
中不敢高聲請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
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
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官者梁師成隣居密開後
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

其所以為王黼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宜也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
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州瘴煙窟裡五年面
如紅玉尤為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
而德慶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慶主管大宗正司
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令時讀書能
文蘇軾嘗薦之似不須易高宗曰令時昔事譚稹

爲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芳荃蕙化而爲菲。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乎？莫好脩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浴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爲莫如好脩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爲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

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妬婦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爲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貧者往々不肖，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鑿別人？既不

且妬人之夫其感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
貪濁成風反相與嗤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嗤
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嗤笑剛者競進成風反
相與嗤笑心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嗤笑儉約者
傲誕成風反相與嗤笑謙嘿者賈子云莫邪為鉞
斧鉞力為鉞東坡云變丹青於玉堂乃反謂子
烏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誅讖詔

安子文與楊巨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
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味聖賢之戒雖大馬識其
主爾乃其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
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王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
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
中灼其面號哭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

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
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
不為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
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
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
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稱尊稍貴
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魯哀公諱孔子亦
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

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疑重如周公之赤
馬凡々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躬
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疑重處故逆知其可
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疑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
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
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

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新法傳欽之蘓子瞻勸其
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
此事此必有大力量方能為此言張宜公云使其
當時應答不過自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說
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平
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如
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問寢龍樓

宋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麟初
參大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磨詩云父母
人皆有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適龍樓鶴
駕嚴晨衛雞人徹夜籌慈闈天語接脂棟月華收
萬姓齊呼舞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
頭學官擊節一時傳誦

○自家他家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

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其性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無君子小人之名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禍自慶曆以後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

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冬至奏對

丁常任昆陵人宋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奏對玉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湏洄

不可撥趙嘏云夕陽樓上山重疊未抵春愁一倍
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頎云請量東海水看取
淺深愁李后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
回云試問閒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
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為新奇兼興中
有此意味更長

○經綬錢

宋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
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
糟商稅牙稅與天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
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廬宗原頗附益之至翁
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取贏焉謂之總制錢請
康之初嘗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寔廣
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為州縣大患初亨伯之
作備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產怨禍必及

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稿謂必盡去經總制錢而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君賢相未嘗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太兒結束隨商賈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宋太宗嘗以此語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

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便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本政書

林勳賀州人宋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為步十百為畝畝百為頃頃九為井井方一里井十為通通十為

成方十里。成十為終。十為同。方百里。一
之地。提對萬井。實為九萬頃。三分去一。為城郭市
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确不毛之地。定其
可耕。與為民居者。二千四百井。實為三萬六百頃。
一頃之田。二夫耕之。夫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總
二夫之田。則為百畝。百畝之收。平歲為米五十石。
上熟之歲。為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
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

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為農正。當勸
督耕耨賦稅之軍。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二千
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一萬二千貫。
以此為一同之率。一頃之屋。其地百畝。十有六夫
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為地八十畝。餘
二十畝。以為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
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
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

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
田而為閒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未作者皆
為驅之使為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
餘為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畊之其有羨田之
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
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
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
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

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
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
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賈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
矣其書大略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
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為難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大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
召誥曰有王難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

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曾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嚴憚而不敢墮其職分矣。

○六和塔詩

李彊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覓險，不如

歸去卧林丘。彊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湖州生祠

宋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治聲赫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負象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廉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教官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畫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

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
何曾廢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
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
獨樹不成林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工詩秦檜喜之嘗挾秦書于臨川守
覬遺不滿意升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
陸請見不出然猶令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

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々路
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
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殺人手段

宋景論禪云辟如人載一車兵器弄了一件又取
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人手段我則只有寸鏃便
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
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鏃殺人

者也

○詩互體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淨雨裏紅蕖丹香
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揚誠齋
詩云綠光風連麥白碎日灑池亦然上句風中有
日下句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

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
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
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
送秦少章從蘓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
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即龍前后
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
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
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意而后山之味未陸象山

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入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而。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任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讓之。僧乃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揚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費。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々如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

洗鉢收箸以柱杖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
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官寺悉無所畏余曩
在大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新六百券
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白事乃買
柴六百貫邪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知此卒
者多矣

○奏疏貴簡

錙平國云奏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

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命無
逸立政所采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
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
刪定官論對五劄皆可法

○間居交遊

自古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
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
非為卜其宅間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

時來往。抗高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
南村之隣。豈庸人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
隣。朱山人送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
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
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
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
知。幽花欲滿筵。整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
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

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
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間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
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
皜蕩。詭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人之流也。

○廢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廢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
靈府長獨閒。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
然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

亦靜。連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不知道可乎。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 景綸

○紅友

常州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綉靴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王



戶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它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為南海尉延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既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其謬當國兼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大息曰平原家族危如繫卵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

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汝愚而下斥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四海萬姓皆怨矣釁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開陳三聖

家法為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為恩。而椒
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為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
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
聘。屬釋怨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
苛解媿。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
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遊。
則易危為安。轉阨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
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

稿作

○詠鷗

杜少陵詩云。鷗行烟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大夫
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
容有常。皆烟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
頗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

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推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召僕至以銀盃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對曰佳銀盃者佳乎瓦盃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曰盃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

乃以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去婦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々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

雀林玉露
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
眉君主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
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恋々不忘君之意也歐
陽公明妃詞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
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
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真殘盃冷
炙酸辛萬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
山回首清渭濱亦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為千

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
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弁飄風
之為子燕々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柏舟之為
宗臣何人斯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
待人輕以約優柔諄切然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
東坡在黃在惠在儼不患不律患其傷於太豪便
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
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廂碑詩云作書詆佛

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真諫行
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譏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
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
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
不若是忍者非以一去為難也此論精矣

○楊太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
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

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娶韋昭
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為貴妃與衛
宣公納彼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
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
朝選在君王側為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
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
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
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敵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

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
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
刑方為圓者多矣。呂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揚誠
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雲去上了青霄莫愛身
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
身然以之送遷謫流徙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
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携猿雀到京華故山
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
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峨豸
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閣老劉
共父也
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
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

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批荅接引

東坡批荅呂大防辭免恩命云卿有盜賊夷狄之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接其所自言者以勉之近時真西山批荅參政樓鑰乞致仕不允云夫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一二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

言寧以是却臣隣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又切矣

○物畏其天

穎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鸚鵡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蛙十數聚于汗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恣啖群蛙群蛙凝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其急蜈蚣漸近蛇不復

連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
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
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
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捨竹中蜘蛛不復入
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
竹視之蜈蚣已節々爛斷如齧醬矣蓋蜘蛛搖腹
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
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

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
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
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
小於蛇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
物豈專以小大為強弱哉

○詩用助語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彌逝矣吾
道上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山谷云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
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
才巨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交曾幼
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存問逐客

李泰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餽
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泰發姪婿也告
訐泰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外之貶雷

州胡澹庵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
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庵深德
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
栖旅館澹庵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
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
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
人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整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間居野服為禮。而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指深矣。某已叨誤恩，詳致其事。本未敢遽以老夫自屈。而比緣父病艱於動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為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為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

於趙李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之義也。別以白絹為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儕輩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宋寶慶初元，洪彝俞為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指剴

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其殊有愧
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諫將臨筆不敢下
稱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不未決吞
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
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為言謂祇見宗廟此重事也
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嫚易有輕宗
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
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

○函首詩

庶人之讎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
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
百世不共戴天之讎也宋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
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
太學諸生之詩曰鼎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
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
人家子孫其祖父為人所殺其田宅為人所吞有

一狂僕佐之復離謀跡計淺遠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褒後貶

韓昌黎上太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

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魂止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橫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轍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通州長吏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

反也。豈書乃適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譽之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曹以見國人其贊美至矣及居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驪境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郊又云專殺尚威傷列

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時亦有以此問彥章者彥章云我前啓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於李實豈亦若是邪。終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彥章失於后之過毀譽猶可過也。毀不可過。

○春風花草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以異。余曰不然。上一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一句見萬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發吾心之真樂乎。大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付甚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景色更無山隔斷。夫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

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玲瓏活絡。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宋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聞卿買新淦田。為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為。

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
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柰
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宋朝惟一曹斌有
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
何計樂穰蕪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讀之可為酸鼻

○彤庭分帛

杜少陵詩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
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洽臣如忽
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
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州
郡迎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
幾送迎幕張雲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股民血空
教適宜情忍聞分行者竭澤自求盈

○血山

交王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
開寶塔成由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燦煌臣以為
塗膏豐暴也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
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
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

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
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既比
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
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若定則雖蕭
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
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未有
志决身殲之歎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已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乃不及韓公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

度外公何區區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帥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覆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遇還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

物當以范文正為第一。富韓皆不及。富公欲誅晁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鬚要斬高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如知心服范希文。

○天佑忠賢

劉元城貶梅州章惇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宛人也。以此得官。往來京師。見章惇自言能殺元城。惇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

守遣人告元城。元城略處置後事。與客笑談飲酒。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已嘔血而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乘燭獨入小閣。治書至夜半。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一人。區處既定。只俟明早。秦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帥胡舜陟欲為檜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

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殂登乃獲免近時太
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帥錢宏祖
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
賢可乎
齊○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愛女樂必怠於政
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
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

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弄為諸侯妃
嬖梁之宮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
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
蠱魯君之心君心既蠱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疾
賢之事自然色々有之揚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
必先正其治之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
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
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

克明館藏書

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劉

苗傳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苗劉偽詔至。大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今。僚屬宣詔。但為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斂之。大犒諸

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浚。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浚頭歸。苗傳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距不得前。世忠等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密院事。時年才三十三。

克明館藏書

鶴林玉露

○贈頭陀詩

揚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刺血抄經奈若何十年
依舊一頭陀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
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覓官幸而得之
便指為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學問切已事不知
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
短檠棄陳后山所譏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
多矣是未知著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李南

金登第後圖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落
江湖二十年布衫濶袖裹風煙如今個樣新裝束
典却清狂賣卻顛雖一時戲語孰知紳裳之束縛
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